



宋學士文粹卷第三

志釋寄胡徵君仲申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于神明之臺孝廉問曰予締子交已越
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為我揚推古今而釋之乎
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崑穴鶴毳編襦土苴緼食動趾踉蹌發辭
讓吃忽挾細縹去歷都邑見者大噉指為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
迹獨孝廉煖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迪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
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霄壤不
翅蔑蒙時幻歲遷電滅鳥空唯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大澤才騫
氣雄鼻尖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牽黃臂蒼龍矢韞
弓仰落雙鵬俯撻長熊毛血旁灑塵空四封入據邃館庭實惟供
鼎尊旁午豆俎衡從肉腴含春耐暈移童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
分立坐筵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衝壓輔竒牙瓌質姣容歌喉

撼塵舞袖翩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燿終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焰焰孰潛其熾非勒銘於燕然必建標於粵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姪僚衛霍擁軫樊陳執纛公子掃門王孫媚竈霜露系乎吹噓予奪視其愠笑其銳也若孟勞之出魯橈其重也如天球之鎮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為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末照其視處環堵厄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嘯甲甲南陽之畊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弔不亦大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醫閭分布九疆控三條於中區限兩界於外邦他若滄漲蕩浮青翰混茫苞天衷地循環相通叶湯其間怪偉靡可數詳天孫岳長水伯瀆宗叶莊昂宿寶符之貴玄龜青

鯉之章金篋玉策之探日月珪璧之載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簡徒御戒樓航濯足於咸池晞髮於博桑豁氛埃於人瑕發忠信於天光蒼水之使稷丘之君庶一問之勺鼎湖而想遺弓履河洛而思聖勲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昌子文辭然非至焉子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文學曰去聖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叙隆殺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絲釐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采掾不斲刑蓋唯土嗇然自守与孔齊軌權事制宜詭行遁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秉要執本立為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為万物主儀節或愆峻刑弼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仲鞅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厥攸宜八政之首著于經彝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或兼本末畢具凡有猷為罔越憲制若是喧逐泣姦

訊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颯颯乎海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
受受乎五兵雜陳而神授帷機也芒芒乎曠野萬里而列并布棊
也走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
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文學曰哉定惟武亦國之程其
書漫衍四類是繩陰陽權謀伎巧勢形其目眈列繡繡續續九宮
八門六甲五神軍軌兵鈴星式雷經金鷄玉狗風角鳥情制器尚
精動合神機胃鎧羅陳戈戟交施渠谷距堙鷲冥扶胥象車雀杏
行馬飛鳧武衡大槽驩耳長及雲火万炬渾脫全軀策全器良其
用益張營察六形旂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趨烏蛇
翼驤正正竒竒巍巍堂堂赫赫絕絕稜稜璜璜以守則固以擊則
揚或追北於函谷或喋血於太行或徇地於臨菑或陷堅於昆陽
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飢渴之在已也孝廉曰兵者
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談儒書又焉用爾為文

學曰粵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鴻沆下入渺泐有竊其餘亦神其
軀文賓復生師皇馬鑿主柱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
折足山圖赭衣服閻女九素書赤斧碧雞朱璜瘕脫玄俗質虛心
存冲寥跡入侂竒五性既絕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變無虧身并
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骨日炯四規執東象之玉文契九赤之班
符御躋虛之龍韞服太極之麟芝入火不焚入水不濡入石不閔
入木不拘雲卧天行神潛靈飛是蓋与天為徒又不特致治於無
為也當闢我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
解我膚肌覩銅狄而摩挲約令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否乎孝
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為則周孔為之矣文學曰荒荒遺文或
偽或真學徒巧辨或正或舛先出者堙後出者存何老生怨尤而
異師是嗔歲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有緒而魚魯或殘汲冢一
啟蟲書再覩何怪言放紛而弗齊于古緯候相傳內學是尊何列

國寶書而盡閱其文僭辭竊義聾俗簧世日新月巧動莫之制衡
錯攤瑩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始生終通生育及資
何其象不一而教皆九為原熒非冢名性氣體何圖指侏殊而重
摹迭擬觸類而言何莫非此沾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鉤其雁鴻
掠其纖微懸空明之金鑑俾無遁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
曰此粗近之然端於傳註童習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間亦奚益哉
文學曰孟軻氏歿世之真儒師師萌庶俵俵歸孰廓我矇孰矻
我愚羣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操腐艦以泛具區欲絡盲象以駕鼓
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嗚呼噫噫一何寡乎九聖之神於昭於天
九聖之心存之於文又何昭乎嗚呼噫噫資菴盈室何有芳蓀繁
星爛宵孰知朝暾寧不使我怊怊而悵悵乎帝降民衷德與天一
胡不自貴葩藻是溺顛倒首足淆混白黑棄其瓚槃寶厥尾鬣拊
膺自傷淚血交積誓劑宿穢以刻末習駕春陵以為舟鼓關洛而

為擻張武夷以為駟期洙泗之可涉夙與夜寐惺惺業業凜然如
上帝之在目睫若是何如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
子同之於是拱手降臺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
真儒不生世陰陰兮摘埴索塗愈幽深兮炯其靈根無古人之超
彼九玄離濁氛兮攀淵追騫乘赤麟兮文之興喪負以身兮任重
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斯相期於沒齒兮

思媿人辭

吾鄉呂成公實接中原文獻之傳公歿始餘百年而其學殆絕濂
竊病之然公之所學弗畔於孔子之道者也欲學孔子當必自公
始此生乎公之鄉者所宜深省也嗟夫公骨雖朽公所著之書猶
存古之君子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况與公相去又如此之甚近乎
聞而知之蓋必有其人矣托物引類作思媿人辭辭曰
惟媿人之憎媿兮賦粹質於自然脩蛾規而疑黛子曷自轉以成

懸安鬢髮而如雲子壓輔巧以承權纖腰綉頸若鮮卑子容都曼
而體便娟寶璐縈而右繞子袿微媚以半偏懸明月以綴佩子錯
木難而傳冠向瑤臺而微步子意愴靜以貞閒必死之倫折芳馨
以相遺子復浴與乎江干勢翩翩其褰舉子若游龍之在淵胡人
間不可以久留子遂凌厲乎高寒湧道紀以為御子鍊天和而為
殄徑馳馭於陽陰子時上下乎星辰歎予生之何晚子不一覲於芳
儀念姝媻之鮮雙子逝迴颺而曾思欲愁悴而委宿子氣滄鶻以
如炊道苟可以選之子視萬里猶門墀登嶮嶮而騁望子正晨旭
之蒼涼氛曠豁而闔朗子莽山川之縱橫樹輪盤糾而柴虎子蘋
艸蘊靡以相望曹狐思羣而永嗥子文鵠慕類以徐翔企精爽之
不狹子空雲龍之將將蹇佗祭而望絕子耀靈習其西藏降崇丘
而臨曠野子循故轍以東歸向闌楮而徙倚子境外嬰而愁內滋
新蟾皎以出天子想纖美之曲眉繁星爛而成文字懷繡波之陸

離蒼顛霽落而無滓子思玉體之弗緇拂蘭袖而起步子復經緯
乎空庭苦鴻鴈之離離子戩羽蟲之薨薨撼戶檜以悲惻子惕瞽
容而弗自勝轉曲肅而入堂壇兮牂獨坐對乎華鎧鎧影搖曳如
鳥檀子象中心之糜寧寒厓信信而竟吠子耳恍聞於楚音疾倒
挺以啓闕子飈鬪葉於枯岑縹綿綿而莫孑子托幽寄於瑤琴琴
聲咽而思深子類孤雌之鳴陰更寡嘆以將闌子斗杓旋而向東
舒枕衾而就榻子期夢寐以潛通精氣注以弗釋子攜有物而衡
中息纏々以方微子塊翁々而上征造旬始而謁太儀子羣靈續
其若鼓氛旌浴以隨焱子鳳於沛而嬰空馭象車而秉虬節子鞭
列缺以斥豐隆豹轟熊幡聿皇以奮子標流紆譎鬱以相蒙左搗
右衛動以弮環兮倏伸倩泐雲滃而雷春回允幡纏汨以焮歎子
吸鼻滿率藹以濛鴻穆眇眇以前邁子翩紛紛而弗止莽冥冥以
無垠子勢皇皇而迤靡超氛埃而淑郵子竟按轡乎朱陵長麗舉

嚼以向日子有赫戲之華文揚芒燦以上焱子繁重離之丹門炫
赤玉之寶章子列八龍之威神歛東趨於蒼極子青瑤紛其並迎
羣神術術以方饗子奏靈和之鳳笙四耐芬而凍歛子暈玉色而
帶頰捐素威以升皓官子盱回極之浮々尊收顧余而破顏子錫
鏤瓊之華鉤謂貞白以自守子合左契於伊周折寒門而燭元冥
子翔颺颯以吹裘有夫玄巾而擐甲子握靈它以為驅重陰互而
未啓子肅玄氛之幽々四方非不可居子悵所思之莫余覩馳兩
轂如飛九子又滔々而遐逝靈氛告余以吉故子子何為兮獨愁
苦彼中天之有居子隔人世之風雨吾將導子之一至子庶弗愆
於恒素怙忽荒以從之子駕剛飈以徑度習光炎之炘炘子緜纒
鬱決而不可正視瓊臺彤楹屹以上起子瀏濫弘愴雲譎而波詭
連卷擺倦香以軋芴子歲魁幼眇轟以高峙中洞穿之沕穆子乃
媿人之攸居使曼姬為子通訊子儼拜拜乎堂垂習朱彘之洞開

兮移玉趾之委蛇珠明玉潔不足以為喻兮光照耀乎東西吐芳
辭以若蘭兮意勤々而告余曰皇降靈兮昭質弗沫母染尔穢兮
昧歎施紉葯襦兮曳萑旂結蕙纓兮張椒幃兮桂漿子燕蓀麋索
胡繩兮畦揭車集衆芳以遠蒸兮羌郁々而斐々余俯首而敬聽
子書鞶紳以自規海色動而報曙兮陶去幽而開寤雖嘉辭之盈
耳子邈若人其何處遂捫膺以沈思子顓獨處而繚矣也誠因言
以會心兮將神交於千載也亘天地而無初終兮惟我民之秉彝
道弘敷於上下兮必有人而繫之往者固不可作兮幸方冊之昭
如日參驗於厥躬兮若面命而耳提跛覽之嬖姍兮固難齋於六
驥能孳々而弗怠兮亦千里之可至余雖質駘而力單兮敢不沾
沾而奮厲帶鉤矩而佩衡兮撤節蒙而祛罽期有形以必踐兮始
俯仰而無媿縱不得媿人以与之游兮又何異同功而並世兮既
為此辭嘗錄一通寄王子充子充蓋有志同予幸口者書以識之

庸侯異日各考其孝之成也

顏率求鼎難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王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也臣請正大義以却其軍率乃詣秦君長揖言曰周之與秦勢雖若敵國其分則君臣也率聞君伐臣則有之矣自非弒逆未聞以臣伐君也不知君之興師而涉邦畿也何故天子謹使使臣問諸左右秦君曰無他異也寡人竊聞九鼎四海之厚寶也誠願得一觀焉然恐周之執事不察敝國之情乃盛陳師衛以備不虞耳寡人臣也豈敢稱亂率曰率意君忘其為人臣也今幸弗忘甚善率嘗適蔡蔡人有事其主有龍淵之劍蔡人操刃与戟逐而奪之或諫曰此汝主也汝何得乃尔獨弗畏不義之名乎蔡人曰吾見龍淵不見主也彼猶不見主故肆行而無忌憚君今知為人臣而與師求九鼎焉何也君不聞齊晉之事乎齊地方千里帶甲

數十萬天王嘗賜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皆得專征迨桓公之興平宋折鄭帖服荆楚威行諸侯天下莫強焉尚欵欵以尊周為事未嘗敢求九鼎也晉地亦方千里帶甲亦數十萬倚以太行之高起以首陽之雄迤以黃河之深靡以太陸之廣所謂表裏山河之固晉實有之文公籍累世之盛侵曹伐衛大戰于城濮而楚師敗績列國畏威無敢不從然猶一曰尊王室二曰尊王室亦不敢求九鼎也今君欲行霸術不思法桓文而首惟不軌是圖率恐諸侯有以議君也且君有不義者三以臣帥兵而劫天子不義一也鼎乃先王重器而敢睥睨之不義二也肆虎狼之威志在丘墟宗廟不義三也六國怨秦之虐日夜共謀洹水之上恨無其名以興師設知君有爾韓必遣三將軍出宜陽趙魏与韓唇齒之邦必注強弓躡勁弩助之燕雖稍弱勢不能以獨寧四國合一精兵當不下三百餘萬齊為山東大

國亦必驅其衆西向轂函楚見諸侯並起其雄吞之志益暴又必
急趨擣武關君雖有百二之險舉六豹而噉一牛不至血肉狼藉
不止也率竊為君危之夫鼎者又以昭夫德也苟無其德雖得之
必亡之昔夏之盛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
神姦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
遷于周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君尚可力求之邪楚莊之強君之所
聞也因伐陸渾之戎遂來問鼎之重輕王孫滿一言却之輒俛首
莫敢吐氣者豈力有不足哉誠畏負不義之名也君世有功於天
王今其所為可不如蠻荆之長乎為君之計莫若告于衆曰寡人
不敏昧厥君臣大分帥尔有衆欲觀鼎于周周之大夫弗以寡人
為不穀肫肫然喻之寡人雖至愚亦已截之中心矣尔衆宜解甲
韜戈從寡人寡人幸至於廟當舉觶自罰復告于太史書之以旌
寡人之過君能如此則改過不吝之成湯又見於今日也君德孰

加焉秦君聞之赧然謝顏率曰子之言良是也即日罷兵西還鼎
周鼎也故借周天子立論

為說者曰秦師求鼎之事雖急使率以是大義折之秦縱暴必能
退師初不待陳臣思將兵以救之也既不能然後以八十一萬人
輓鼎誑齊率真小人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豈獨率一人之為然
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

補范少伯辭越王書

臣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古之明戒也臣雖不佞竊嘗從事斯語
敢白其私於下執事唯君王加察焉臣本南陽一布衣自謂衰賤
未嘗世祿故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被髮佯
狂不與於世而君王待之過禮寘諸羣臣之列臣日夜心計之一
介狂士而上辱君王之知如此當盡瘁以事國即於國事無所建
白設有不幸誓伏劔結纓以報稱萬一言雖不出諸口上帝鬼神

實鑒臨之夫椒之役夫差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夷吾宗廟
邦為空棘君王以餘兵五千保棲會稽下守溟海唯魚鼈是見困
亦甚矣夫差不道復追而圍之大夫種膝行頓首請成夫差聽申
胥讒毅然不許君王恚甚至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戕以死臣時在
左右憂懼不知所為亦屢思克踐前志所以未忍即死者將有所
圖也幸賴先王之靈夫差悔禍卷旆而旋君臣既反國臣亦得効
犬馬奔走與大夫拓稽為質于吳夫差畏君王之威不敢久留臣
遣之東歸君王因與臣及大夫種謀以復讎為事食不殺而慶表
服純素不約不玄內飭其政外事諸侯如是者二十餘年始發習
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有事于吳及其平而
還後四年復往伐焉敗之於圍又敗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是三
戰三北遂圍之棲夫差姑胥之山夫差使王孫駘肉袒膝行請成
君王弗之許乃被五勝之衣帶赤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

以執之夫差懼太息四顧引劍而死君王乃北渡淮與齊魯諸侯
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致胙命為伯當是時越兵橫行
江淮東諸侯畢賀初君王之在會稽其辱為已甚臣豈不知主憂
則臣勞主辱則臣死其不能即死者為此事也藉君王之威武二
三大夫之用命一雪其仇始願從會稽之誅君王憐臣之愚不賜
臣以死乃欲與臣分國而治且臣聞之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天之
道也功成名遂身退明哲之事也持祿固位知進而不知退危亡
之道也昔晉大夫祈奚為中軍尉請老而歸身名俱全人以為知
分申侯有寵於楚鄭之君楚鄭之君唯其言之是聽非不可者卒
致首領不保為天下萬世笑何也不能退也况臣起自布衣幸得
侍衛左右何功於越而稱上將軍大名之下難以久居若戀執寵
榮而沈溺不返不有人禍必有天殃君王幸察臣知止知足之志
賜臣骸骨得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去畊東海之濱則志願畢矣

唯君王留意焉

秦士錄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
力雄人隣牛方鬪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昇弗能
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奴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
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倡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
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
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
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實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
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
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胷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答
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搗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
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纒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

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
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
文墨覓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
才藝聞弼言大媿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
挾冊呻吟也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
閤卒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閤中有鄧伯翊邪連擊陪數人聲聞于
王王令隸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
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于鄞即不滿所欲
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
却其虧國體為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
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
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
之皆縮頸吐舌舌又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

豎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
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
即命給與陰戒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
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衆槩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
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
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
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槍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曾丞相
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筋不
使立勲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屋
山為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
降失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
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擬漢使諭郡國共擊邯鄲檄

惟高皇帝提三千卒起自豐沛赤熾一揮而天下底定累洽重熙
至于孝平皇帝藐在幼冲委制新都侯莽久秉國鈞遂致潛萌異
圖僭奸天位四海豪傑怨怒次骨至有枕戈待旦而弗寐者義旗
始豎持劍之士動以萬數不一二年直搗長安衆共誅莽天地為
之開明日月為之宣昭人祇為之鬯舒尔吏民之所共知賊王郎
者本邯鄲卜筮之家乘海內弗靖詐稱成帝子子輿以惑尔吏民
趙魏亡賴男子遂立為帝徇下幽冀漢與賊決不兩立義將剪屠
之今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軍容
之盛煒赫震蕩如雷如霆嬰其鋒者無不殞滅尔吏民皆漢舊臣
當不忘二百年子養元元之澤帥爾子弟執爾戈矛鼓行而西相
與成大功漢法具在陷陣却敵者受上賞塞旗斬將者次之執俘
獻馘者又次之爾吏民隨所擇焉前之大將軍建立殊績垂名竹

帛者亦夫人也曾謂兩吏民弗能之乎亦在勗之而已其有不知
逆順之辨甘為賊虜敢持兵以從我者必草薶而禽獮之盡根株
痛斷乃止耳爾吏民姑昧之思之新莽篡立已十四年置百官有
司謀臣甲士雄天下尚頸血濺地節解鬻分王郎以新集之衆假
名烏合遇戰則鳥獸散其能與漢兵敵乎漢德在人心者未泯海
內謳吟思之雖五尺童子日夜矯首以望赤帝旌旗之至故一叱
咤闢破昆陽之圍斬司徒之首拔武關之險降宛城之兵下河北
之衆星流彗掃若神兵自天而下皆爾吏民目所親覩此無它天
命所在有不可易也昔高皇帝嘗刑白馬盟諸侯王非劉氏而王
者天下共擊之况王郎僭歿帝號反易天常罪決在不赦爾吏民
上稽天命下度人心尚傳相告語戮力以誅無道使它日祀漢配
天不失舊物爾吏民榮名無窮焉不然漢兵且至其無悔

詰皓華文

龍門生間居累日弗懌雖深自寬辟卒未能釋去頗聞道家之言
肺神皓華者實主憂因假為問對作詰皓華文文曰

上章困敦在旦之月火雲不移積氣焮熱時龍門生黯慘弗悅顏
面腫噲情神鬱勃頽文九折麤梁双闕首不暇冠足何能襪其友
亡羊先生哀之謂匡山君曰龍門生病矣為祆所嬖矣其中枵枵
喪神守矣匡山君曰花妖媚武圜崇惑赤仇鐸投縲荀伯赴溺移
昭入幽倒白作黑不道其逐卒實靈醜龍門生之所懼殆此疾也
邪亡羊先生曰不然也彼自外入有隙斯窳此自內出無罅可遏
昔者玄靈錫真黃苞承鈞膠膠者人分為五神守靈威明龍煙育
嬰或喜而眉揚或怒而色頽或恐而湮淪或思而纏縈各隸攸司
別域異高中有皓華其字虛成西方之英白琥之精於時為秋摯
歛華榮於音為商肅殺之聲於行為金厥德維刑於歲為肺百憂
所城察之無迹迫之不驚歛雨水集忽焉雲凝眊眊昧呶訾於

一指死生一轍彭殤一軌溟滓無末恢落無始神光下燭人麤將
弭內已若忘外憂自止我額弗感我齒長啟我神孔寧于胥樂只
尔固欲反之將有說耶抑罔我也皓華曰大道陵夷始有聃周放
言如雲弥布八丘蛟龍騰驤搏之無由狎聖侮賢漫漶弗收欲齊
夫物強名弗憂夫子取之人將見尤且吾聞之王公弗憂四國不
治侯伯弗憂庶政用隳子勇弗憂名毀身隨士庶人弗憂菑害是
懼是憂者群善之原衆德之基脩之則安悖之則危故曰生於憂
患死於安樂而君子終身以之夫子柰何棄諸粵自古初有天皇
焉軒運日月轄轄坤乾司執神機主宰帝權懼民多欲志因物遷
特遣天老命厠五官蹈揚命德專主憂患以助人極以拓化原夫
子辱我以崇並觀如此尚有識邪亡羊先生曰尔言固善古之聖
賢有無憂者矣有知命樂天者矣有遯世無悶者矣若是彼皆非
坎皓華曰夫膠柱不可以調瑟刻舟不可以求劍尚矣事雖有常

易貴變通苟執于一子莫之中憂樂有異時勢不同使古聖賢生
于當今其有隱憂又将何如也言既畢化為白氣其長如虹昏昏
蒙蒙歸于太空亡羊先生退謂丘山君曰皓華之解良直吾敢不
敬承以為式於是攢眉入室睫淚欲滴撫物傷懷終宵太息

淵穎先生碑

浦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以精深玄懿之學發沈雄
奇絕之文闔陰闢陽出神入鬼縱橫變化其妙難名生雖弗克顯
融以伸其志既沒而言立浩々穰々其書滿家信一代之偉人足
以播芳猷於弗朽者也先生諱萊字立夫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
遷于番禺遷于睦三遷婺浦江之新田唐乾寧初有諱公養者又
遷縣西之吳溪實德政鄉尊仁里也高祖諱聞贈中奉大夫福建
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曾祖諱
蕃累贈資善大夫大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

追封渤海郡夫人祖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海公妣金氏追封渤海夫人父諱直方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妣盛氏初盛夫人懷娠始七月翰林公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止夫人之寢心異之越翼日先生遂生因名曰來夫人頗知書年四歲授以孝經論語春秋穀梁傳隨口成誦七歲善屬文有奴僕命騷之言崑南先生方公鳳見而竒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今名族父幼敏家素多書先生時出與群童教私挾一編以歸盡夜讀竟又復往易或以聞于幼敏迫而觀之乃班固漢史也幼敏指谷永仕鄴傳謂曰尔竊觀吾書能記是當不尔責先生琅然誦之至終第一字不遺幼敏以為偶熟此卷三易他編其誦皆如初乃盡出所藏書畀之讀崑南益異之許以孫女妻焉且授易書詩二經義暨秦漢而下諸文章大家先生一覽即悉其指趣崑南退謂人曰明睿如吳某雖汝南應世叔政不

足多也自是以來先生博極羣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尤無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于東夷即自奮曰此小醜耳何必上勤王師使其持尺書諭之足矣因撰疏論其事會病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有司以先生名上豫章熊公朋來巴西鄧公文原及吾郡胡公長孺主去留士此三數公輩行老成學術淹貫自非博古該今明體適用咸懼不得在茲選而先生與焉於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北抵燕每適中原竒絕處輒瞪然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壹皆前迎後却異在塵沙霜露中遂與當塗李翼餘姚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貫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綽有司馬子長遺風尋以論議不合於禮官退歸田里出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還寓同縣陳士貞家士貞之居與龍湫五洩鄰榛篁蒙叢似不類人世先生日嘯詠其中暢然自得

或至竟忘返游覽之暇不廢纂述重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一以理折衷之譬猶法家奏讞傳逮爰書既得其情而曲直真偽無所隱至若繁露釋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權衡意林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復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奭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因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不當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就其所次辨其時代使各成家名樂府類編古之賦學專尚音必使宮商相宣徵羽迭變自宋玉而下唯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名楚漢正聲其他著述若此者衆不能殫舉也四方學士慕其聲光多負笈從之游先生遇之恒若撫子姓羞服有不給者周之監察御史許君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鄉書院山長未行而疾作衰風挾疹血交釀顏面壅黑兩脛罷癯不可越戶限重紀至元六年先

生年四十四棲遲社席愈不自振忽夢作重江躋贊覺謂人曰江踣殤者也予自嬰疾以來何藥不嘗而勢革若此今歲殆不起邪夏四月九日竟卒于家遺命治喪不用浮屠法諸生胡邦翰鄭銘等來相治後事二子士諤士謚以至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柩窆鄉之盍塢去家南五里而近及門之士以其經義玄深而文辭貞敏也私謚曰淵穎先生郡太守縣大夫復各祠之於學官云先生自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為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人游驩然有恩愈久愈固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碧色爛如岩下電見者改容鑿裁精絕人以古詩文試之先生察其辭氣即知其為某代某人所作當其賦咏捷如雨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剡紙數十番戲為長歌須刻而盡屬對嚴巧文采縹麗觀者驚以為神謂非人所能及所著書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

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
唐律刪要若干卷文豪六十卷別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
攷誤未完夫自文氣日卑士無真識往往倚人之論以為低昂其
推古之作者則曰雄渾贍富唯有漢之文為然淳質雅奧亦唯有
漢之文為然今之從事藝文者如之何可及也嗚呼豈其然哉苟
以先生諸作實之司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之間吾知其未必有媿
也第以數與時違弗沾一命以至於死不大顯白于世所幸雄篇
鉅冊彪炳烜著有如日星尚當歲諸名山以俟後世之知揚子雲
者銘曰

大火焯焯司于南辰重明宣昭神之伸也有赫歆靈郁紛輪囷敷
為至文降于人也斧藻交橫黼黻斯皇變化凌厲動無方也雲流
焱行品彙咸亨於燁其光寂無聲也胡積之腴不顯其施返于混
茫朱鳥之區也騎箕之精上為列星發天之符合地貞也石室之
當之俱存也

黃文獻公祠堂碑

星辰之昭乎上者天之文河嶽之列于下者地之文經緯乎兩間
而不玉昭至道者人之文人之文雖若不同或得之者亦足以配
二儀而常存後萬物而弗凋蓋以長庚之精峨眉之神皆降而為
命世之儒所以能軋摩日月扶植鴻化以震盪乎一世故雖其魄
已喪其神不亡乘一氣於太虛間鼓舞變化隨雨露風霆而著形
焉尸而祝之實有不得不然者矣有若烏傷黃文獻公其殆庶幾
乎公之方任母夫人夢大星煜煜然墜于懷及其生也繡川之水
為之一清是蓋星靈川祥所融凝而成者故公遂以文章鳴一時
待講經筵闡明聖學掌宣皇制黼黻太平昭回雲漢之章衣被乎
草木人文化成之効於斯為盛是則公雖薨而其耿々不沒者固

將游神大清在帝左右而祠之不設非甚闕典欽濠梁胡侯惟信
來為縣剛明正直不可干以私行之既久政通人和屢謁公之墓
下涼颺動木悵然而有遐思即下令禁其樵采復輯公之遺文刻
梓傳世侯猶謂未足以交神明乃請于上官築祠於繡川之濱堂
庭穆如門廡清謐象設有嚴丹雘焜耀落成之日侯具牲酒盛服
致祭公之孫子邦之群彥咸從侯後精誠格孚契乎冲漠君蒿悽
愴如將見之祭畢而燕籩豆靜嘉肴核維旅鴻休誕昭秩秩雖雖
四方之士來游來瞻僉以為侯之為政知所風厲而公之靈爽永
有攸棲矣或者則曰人死則其氣漸盡古者祭鄉先生于社不過
崇德報功為人勸尔子曰其神不亡無乃涉於誕邪嗚呼是未知
鬼神之情狀者也世之彊夫志士用物精多尚能昭著靈響廟食
百世况鍾天地靈長之氣而發為文章之英者乎其不隨世而磨
滅者決矣至若庸人凡氓其德不顯其鬼不靈則當如此言尔初

祠之成同門友王君禕既為紀其歲月公之子梓從子樛從弟棧
魯暨甥劉某陳某謂侯是舉有關於名教之重而非私於一家又
請濂詳文其事於石以昭侯之善與此祠相為終始濂按春秋書
事之法辞有重複而不殺者因竊取斯義而為之記復繫之以詩
曰

大星煜煜流光晶川后斂滓若鏡澄發為五色文章英上騎日月
薄太清呼吸雨露鞭風霆在帝左右持文衡交龍降升藻火明生
色燦爛丹鳳翎萬物承被流華榮一氣監闕不可名玄功斂迹歸
杳冥其魄雖離神則形炯炯直与元化并有祠翼然妥幽靈陽馬
高騫聳觚稜庭宇沕穆森巨楹歲時奠祭輸精誠牲牲牲肥腊酒潔
馨悛陽忽陰誰使令有神來下風泠泠若乘玄麟紫霞軒降尔百
福響然憑騶魯禮樂當游興春秋報事垂千齡

豫章鎮蛟靈柱頌

豫章郡鐵柱二旌陽令南昌許遜敬之鑄以鎮蛟者也郡地濱于
江水蟲騁妖故民多江禍旌陽與西安吳猛出雲用正一斬邪三
五飛步之術追殲其神於長沙復懼遺孽洵興使物治鐵壓其窟
宅一在西山雙領南埋沒已久一在牙城南井迄今猶存柱出井
外勤尺下施八索謂能鉤鎖地脉云唐咸通六年節度使嚴譔來
為郡將發視之未及尺烈風雷雨江水暴溢譔恐而止其見於道
家書者如此濂竊聞之周有壺涿氏掌取水蟲若欲殺其神則以
牡槀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神謂龍罔象之屬也古
蓋有其術矣矧單陽則飛制以重陰乃伏而不動鐵陰而蛟陽者
也斯柱之建其亦沈槀象之遺意歟於戲豫章之民與蛟不兩立
微旌陽西安民其魚矣濂雖不敏謹徇郡守某之請勒文柱下以
頌神功於億萬載頌曰
吳楚合域翼軫分經南昌鉅都蛟孽所庭味攘波謫睚運濤縈夫

諸獸驗勝遇禽徵沈竈毒產蝕阜以成靈伯應歷鬼憲宣刑嶽錄
三辰斗劍七星揮斥電戟剗割霆升河昔黑廓川液紅腥軌天設
鎮冶金建楹祝融主燄闕伯司型八神錫羨五官儲精上旋圓樞
下鍵方高溟妃捧鑑淵后持衡鱗笙鶴瀨月吹鳧汀仙旌迴紫童
節流青玄勲潛沕素牒晶熒龜山鐵絙龍鼎文銘翊扶鴻宰幹運
清寧泰山可礪靈柱弗傾

詩塚銘有序

番有奇男子曰魯脩學詩李存先生先生以文雄江東獨才脩脩
有詩朋十人皆緣情善賦番數羅兵燹脩懼其詩失傳埏埴為甃
刻瘞芝山中瘞已請太史宋濂勒銘其上銘曰

河清嶽明効坤之靈何蕤綏子烏文龍章於粲其英叶昌厥辭子
冥智斂真返諸至神糴黃壚子洩為醴泉三秀千眠合貞符子番
山可夷番川可移道如初子

趙詵仲墓志銘

括趙君諱友桂字詵仲一字國芳漢恭憲王元佐十二世孫也曾祖曰崇焜祖曰必垣國子進士父曰良贊集慶路錄事司典史君少有志載籍中鉤索義訓如廷尉持法不激不阿務得其平雖經諸講師詮定一有壘塼必讞而訖之弗嘗弗止也其於天官律歷聲音制度之學尤能窮其會通蓋君於古書無所不究援據精博君子多其有徵問發為辭章珠潔玉溫絕無鴟盤駑技之病中山李桓先生自號文章家極慎推輿數稱君奧雅不羣君亦視學愈於人恒不可一世客袖文來見讀一二語弗契輒覆手掩几上視雲漢作他語獨善臨海舒卓卓至夜談屢及旦或怒詈如鬪勢或大噉墮幘在地唯恐卓去亟故挽游仙都山遲之沿道行言猶刺刺逢舊館人揖有目不見飾至且辨且食入咽不計寡多斥去人皆指笑之謂病狂易云君負氣高意功名可以引手致屢試茲屢

黜去蹇剝且益久志不少變每撫髀喟曰文未至爾文未至爾文至祿烏能逃我未幾隨父宦金陵歲丙申金陵大亂幸萬死得存驚懼內傷六月十五日患暴下盤不能方越三日卒壽甫二十三未娶無為主後者所著書有夏小正解詩書易諸疑辨南泉豪兵後多亡其兄友松深哀之蒐羅成書且收君骨還柩以其年月日葬南明山之西抱書詣予哭丐銘其墓予發書讀之亦泣下嗚呼自師廢民散士安於寡陋獵取凡近以斧藻厥躬妄相標榜謂彼為毛鄭此為韓張疑然若可名世及叩其傳記所存雖古人常通習者吃吃不能道一語惟瞪目視左右若土偶人是果何為者邪如君者殆可哀已銘曰

不昭其熹不融其奇不洩其施遽淪于陳我懷伊人中心孔悲南明之西有氣吐霓化為龍文上貫少微後千萬年於赫弗虧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

右宋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誌銘一通秘監何昉道夫之所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公治蜀之事為悉而公之行能勞烈亦獨於蜀為最著紹興中公為川陝宣撫副使患蜀之困於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二千六百十二頃除糧種分給外實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移司益昌以便餽運繼脩營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闕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權之即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十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鹽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為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總所椿積錢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科敷至七百萬緡是也公在閩時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棻設治以樞密院都統制

駐漢陰楊襄毅政以宣司都統制居漢中皆擁強兵自衛勢与大帥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公因威並立獨能帖服之如犬羊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誌中所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唯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年而能俾財用足橫斂減悍將服其効乃章章如此使久於其職又将何如也奈何天未厭亂姦檜得秉鈞軸忌公不附已而竄逐以死悲夫然公之見忌於檜士大夫皆能誦之至於道夫亦為檜之所忌則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嘗為類省試第一故事榜首不赴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二人蓋優之也檜方欲沮張魏公而道夫對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高視天下竊笑之語檜嫉之乃諭禮部令奏但賜進士出身道夫亦視之澹如未嘗一踐貴人門登第二十年始召為倉部郎累遷至祭酒鄉人趙温叔為相雅欲相鈞致亦不肯就及温叔罷蜀人為所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染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尚肯

屈志以附檜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遂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有媿
於公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為之孰可為之哉公之子德肖不
求之他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彥淵氏公之九世孫以葉
史君昌父所書此冊求題故濂以所聞疏公治蜀之績而詳及道
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磨滅
者必將惕然自省也道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朝請大夫試秘書
監之命其秋輒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今以秘書繫銜則誌文作於
是歲春夏之間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果齋俞先生之高第弟子雖
南康之節不完然字書儘佳鮮于伯幾謂其極善用筆至欲下拜
而此冊尤其得意書可寶也因併及之

愚齋集序

愚齋集二十卷吳興林靜氏所著也初靜之系出艾軒文節公世
多聞人至曾祖弁以武舉入官為宋馬步水軍都統制祖友信仕

元官至宣武將軍湖州路湖砲翼上千戶所管軍摠管父德驥襲
其職俱讀書知文及生靜俊爽異常髫髻之時即解綴篇章有外
氏趙文敏公家法郡二千石欲以奇童薦父拒之靜知父意欲為
名世儒益研窮九經百氏之書雖老釋玄詮秘典悉掇其芳潤由
是問學如川之增若黃文獻公晉卿宇文先生子貞皆延譽之遂
用御史辟署安定書院山長辭不赴而元運亦衰矣今觀集中所
著文則豐腴雅馴詩則藻麗典則誠無媿合作者求諸倫輩中不
多遇也烏乎為人子孫者毅然能以文易武有聲動人所謂能亢
其宗者非耶近愈篤志濂洛閩閩之學寤寐不忘則其明體適用
又有出於詩文之外者其所至未易測也靜嘗從予遊予嘉之故
褒之褒之乃所以勉之也靜字子山愚齋其自號云

宋學士文粹卷第三



